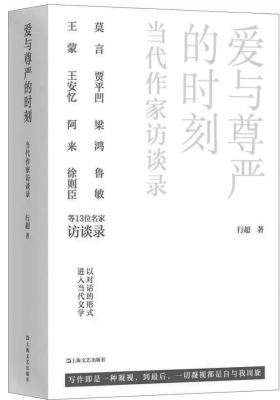


照亮文学的爱与尊严

□张雪妍



《爱与尊严的时刻》 行超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3年3月

《爱与尊严的时刻》是青年批评家行超近来出版的访谈录,收录了她与王蒙、莫言、王安忆、贾平凹等13位作家之间的对话。在书中,作为记者的行超以青年批评家的敏锐眼光对不同代际的作家与各类作品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牵引出的是作家们或隐或显的文学理念与精神图谱。在“理论过剩,经验同质”的今天,行超以对话作为文体不仅生动地勾勒出当代作家风格各异的特质,也照亮了我们在谈论文学时常忽略的——“爱与尊严”。2013年,行超进入《文艺报》评论部工作,书中的13次采访分别完成于行超职业生涯的

不同时期,但一以贯之的是专业的水准与透辟的问询,其中离不开她作为青年批评家自学院中培养起的扎实文学素养。采访对象年龄、身份不同,也拥有不同的人生经历与写作风格,如何针对他们及其创作进行具有价值和意义的提问是关键所在。行超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在采访之前通过大量的书籍阅读与资料查找,尽可能获取更多的信息,即使一次采访仅仅围绕一部小说重点探讨,阅读作家的所有书目也是她一贯的选择。如此,她才能够准确把握作家创作的原初起点、重要转折、所受影响等,使每篇访谈的切入问题,如王蒙时隔四十年重读《这边风景》的感受、阿来少数民族身份对于创作的影响、张悦然“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后始终坚持写作的原因等,都紧贴他们的个性,从而迅速标示了作家的身份特征,并为后面的提问奠定了基础。

当然,行超没有因此局限在每位作家特有的创作天地之中,而是试图拉开一定的距离,站在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理解作品,将其所关涉的现实情境、文学类型一一引入,从而破解作者的写作动机与价值观念。尽管采访过程中的有些回答可能会超过行超的准备与设想,但她或“询问”善诱,或见招拆招,直抵核心问题,直到作者道出答案。何况这有时不仅是行超个人的执着,也是诸多读者的纠结与困惑所在。

《爱与尊严的时刻》以精心设置的差异化

提问逐渐勾勒出作者肖像,然而在这之中却也隐含着一些共通的线索。行超似乎特别关注作家创作与现实的关系,面对周梅森时,她问道:“当新闻报道、非虚构等作品以其真实性、迅捷性抓住读者眼球的时候,文学究竟应该怎样表现现实?”面对鲁敏时,她提问:“写作对您来说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逸吗?”面对葛亮时,她又发问:“你认为,在面对坚硬甚至有些残酷的现实时,作家该如何真实又文学地表达?”……尽管这些问题与作家个人的创作风格密切相关,但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创作与现实的关系,而这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面临的问题,也是古今以来所有作家、学者都需要面对与思考的问题。

此外,作家的童年与故乡、风格与转型也是书中重复出现的话题,莫言、贾平凹等作家都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于是,独立成篇的个人采访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与其他内容相互联系、相互对话的存在,行超不同的措辞与一致的指向使作家们完成了一次问题回答,不仅在纵向上对作家自身进行了挖掘,也在横向上触及到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命题,并做出了属于当代的回答。

行超既能够体贴入微,从每一位作家自身的经历和创作特点出发,贴切地把握独属于“那一个”;又能够见微知著,从每一位作家身上有所抽离,能以宏阔的视野从具体的作家作品中审视当代文学史的重要命题。那些

颇有技巧的提问,引导作家将从未言说或难以言明的细节娓娓道来,使闪耀动人的文学理念与文学瞬间还原在读者眼前,更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鲜活而珍贵的资料。

本书序言中,行超说:“爱与尊严,应该是一切文学的起点,也是所有写作者共同捍卫的精神。”也就是说,她眼中的文学不应该是丑恶或虚伪的滋生地,即使它表面呈现的是负面内容,其底层情感也应该是作家“对于小说中的人物,乃至对于这个世界的最基本的爱”,这是写作者与文学尊严的体现,也是文学与所以为文学的最重要原因。“爱与尊严”生发的情感与力量由此成为行超体察作品的重要视角,她由此发现了王蒙重读作品时“热泪盈眶”的情感、莫言小说赞颂的蓬勃热情与生命力、《云中记》阿巴“向死而生”的态度、鲁敏《荷尔蒙夜谈》中世俗生活的热情和生命本身的能量……并以此作为解读作品的抓手。“文学即人学”,行超的关注点具有明确的理论与现实依据,作品中这些难以言明的情感波折——无论是人物还是作者自身的——有时恰恰是文字生发的起点所在。事实同样证明,这一角度的挖掘的确能够引出作家们关于文学、关于创作的核心思想,瞬间的灵感或长期的积淀都被娓娓道来。于是,整本书充斥着厚重的人文关怀与价值理念,文学于个人、于社会、于世界的意义悄然生发后在此显现。

每个乡村都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九奶”

□木刃



《宝水》 乔叶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2年11月

在作家乔叶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宝水》里,父亲去世、老公车祸身亡、女儿出国的地青萍提前进入“空巢”时代。为了医治失眠,她同离婚老男人、生意有成的老原来到了太行山脚下的豫北故乡宝水——这里正在经历一种裂变。

“老家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在世的老人在那里生活,等着我们回去,去世的老人在那里安息,等着我们回去。”老家在这里就像是一

个枯燥而又苍白的地理坐标。再长的漂泊,也剪不断老家那浓浓的血脉。

乔叶的这个故事有三条线:一条是宝水如火如荼的乡村振兴运动。宝水离象城较远,有幸被上面挑选为乡村振兴的试点,正在兴起的民宿旅游热,为这个僻静的乡村带来了切实可感的收益;一条是地青萍与老原的感情线,不疾不徐。二人开始来到宝水,所有人都能猜想到二人的关系,但还是要等到“经常可以享受这种无聊的快乐”时,二人的情感才算升温,至而水到渠成;第三条则是原本不大为人注意的九奶。九奶一开始似乎并不为地青萍所了解,与其接触更多是因为尊重老人的缘故。但随着九奶深埋故事的揭开,九奶才从旁边走向了舞台中央。

乡村振兴不单单是经济发展上的变化,更多时候表现在各种碰撞,比如现代商业伦理与传统乡村伦理的碰撞、传统农民思维与现代制度思维的碰撞。矛盾对立的背后,常常是不同思维碰撞出的火花。碰撞也不见得全是坏事,没有碰撞就不会有蜕变。

乔叶笔下的宝水,是一个正在遭遇城乡二元激烈碰撞的乡村。那个做挂面的师傅虽然跟别人早就签了合同,但架不住亲戚朋友的面子

友情,只得一拖再拖。那个经常遭到男人拳打脚踢的秀梅,暗地里却向初恋让渡了自己的身体,以这种方式对自己爆粗的男人进行报复。秀梅具有反抗意识,但这种反抗意识又极为有限。她曾趁男人摔伤不能动弹,对男人进行了猛烈的肢体报复,但又不想把他真正打伤,更没想过和他分手,反倒打算以后在同一个屋檐下继续生活,只是不愿再受那样的气。

九奶遭受到的碰撞没有这般激烈,大多数时候,她的存在不太容易引人注意。她是时光的见证者,也是乡村传统的传承者。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九奶终于公开了自己隐藏了大半辈子的秘密。为了向德茂(老原父亲)感恩,她与德茂那个无法生育的原配夫人达成某种默契,终于为德茂生下了儿子也就是老原,然后将老原亲手送给了德茂的原配夫人。九奶这样做,与其说对这个男人的喜欢,不如说是因为对德茂当初收留自己的谢恩。

九奶是乡村传统的忠实代表。在当年的她看来,没什么比替恩人延续香火更为重要。但她又不想因此而破坏德茂原来的家族生活,这也是她多年保守秘密的缘由。阅读此书时,正好读到评论家、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张莉的一篇访谈《生育是判断女性身体价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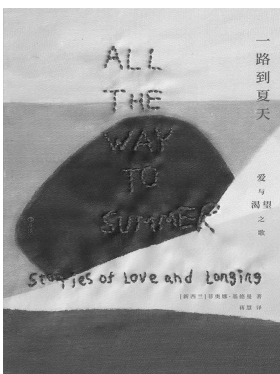
标准吗?》。在今天这似乎不成为问题,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却又有别样的意义。前半生,九奶用一位女性最大的“身体价值”去回报恩人,虽然此举存在伦理瑕疵,但至少可以帮助恩人破解“无后”的伦理困境。后半生,为不破坏恩人的家庭,她选择静静地看着老原,从心底逐渐回归到“母亲”的身份。

在九奶公开秘密前,乔叶写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九奶用过多年的拐杖突然不见了。不见了可能是遗失,也可能是忘记放哪里了,反正寻不着。九奶从来只认那根拐杖,别的拐杖她怎么都不习惯。那根拐杖就像是九奶思想深处的伦理支柱,寻不着的结果是她不再需要别的拐杖,似乎也暗示她抛弃了这个所谓的依托。宝水每天都在遭遇思维碰撞,九奶自然无法置身事外。抛弃拐杖后的九奶,意味着走出了守旧传统的思想囚笼,也走出了母亲身份的暗角。九奶后来赢得了乡邻的更多尊重,喜葬,这是宝水人对九奶无言的评价。

每个乡村都有一位德高望重的“九奶”,她们是乡村文化亘古传承之魂,其实,文化传承不是机械地传递。在乡村振兴如火如荼的当下,乡村在变,传统也会发生蝶变,比如九奶。

新西兰岛屿情感故事集

□付杰



《一路到夏天》 菲奥娜·基德曼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3年8月

尽管是发达国家,但新西兰作为一个岛国,似乎总不为人所引目。新西兰文学也正如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偏处一隅,少人知晓。《一路到夏天》就像探索了这个奇异的国度,别有一番独特的体验。菲奥娜·基德曼是新西兰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大多描写形

形色色的新西兰女性,展现了她们在不同时代下的人生际遇和生命情感。这部小说集亦是如此,书中收录的13篇短篇小说,显然是基德曼有意拣选,集中体现了她的写作风格和主题表达。

如果要给这些小说的主题提取最大公约数,毫无疑问是“爱”,这种爱包括夫妻、家人、朋友之间的爱,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男女之间的爱情。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述,“在各种各样的关系里,爱是永恒的主题。爱也贯穿于我的写作生涯”,这部小说“多半与爱有关。它或多或少,改变了主人公的人生。爱,或长或短,通常危险,永远不会被忘记”。在这些小说中,基德曼试图去描画爱的形状,并探求情感最幽微玄秘的部分。她把这13篇小说划分为四个部分,并为每部分恰切命名,为爱显影了一种逻辑上的脉络:迂回—渴望—迷途—本色。用译者的话来讲,“迂回”是爱得游移不定,“渴望”是爱得求而不得,“迷途”是爱得蒙蔽双眼,“本色”是爱得返璞归真。

《绕到你的左边》是书中第一篇小说,题

目取自加拿大北方红河一带的民歌:“哦,我们要去下一个山谷/你绕到你的左边,又绕到你的右边/你从山谷里挑选你的女孩/哦,你挑选你的红河女孩。”这首歌谣似是一种隐喻,表达了爱情是那“想要触碰却又收回的手”。小说采用了倒叙手法,电台主持人爱丽丝·埃默里在节目播出时,接到了凯瑟琳的一通电话。短暂的通话将她拉回到了过去,她与凯瑟琳父亲道格拉斯·麦克诺特那段无疾而终的爱情。虽然没有轰轰烈烈、海誓山盟,但这个短暂的爱情故事(或者说爱情故事)却是爱丽丝心中的隐痛,时过多年再被提起,就像是揭开了往昔的伤疤,才发现那些伤痛仍未完全愈合。

在这些小说中,《酿蜜框》也使用了倒叙手法,但故事要简单得多,也更加痴狂而炙热。音乐家弗雷德里克·费尔伯恩收到了一封邮件,让他回忆起了年少时期与埃丝特·吉托斯的苦恋。陷入爱情漩涡之中的两人,由于埃丝特家人的极力反对,最终不得不天各一方。有人说过,“爱情是一片炽热狂迷的痴心,一

团无法扑灭的烈火,一种永不满足的欲望,一分如糖似蜜的喜悦,一阵如痴如醉的疯狂,一种没有安宁的劳苦和没有劳苦的安宁”,而在所有的“痴心”“烈火”“欲望”“喜悦”“疯狂”褪去之后,弗雷德里克仅剩“没有安宁的劳苦和没有劳苦的安宁”。在对旧日恋情的回忆中,“他先松开剪报,然后是羽毛,它飘进了黑暗。世界上所有的悲剧。”

在爱情主题与女性主题之外,基德曼的这些小说还有其他多重变奏,展现出了丰富多元的意涵,如土著与移民、出走与回归、英国与战争等。作为一位新西兰作家,基德曼的宝贵之处就在于她坚持本土创作,从这块面积不大的海岛上汲取有价值的故事,正如她本人所说,因为“新西兰作家”听起来太遥远,又在主流文学之外,所以很多人都会尝试写关于其他地方的文章,而她很久以前就决定不这样做。她认为她真正了解和感兴趣的还是新西兰,“所以我想,不,我会坚持书写新西兰,并希望,也许世界最终会发现新西兰。”